



黨校風雲

基於真實事件改編的小說

帶您窺探校園中的深層運作

哪有好好的國立大學不當，卻想要當「黨校」？

因合校而誕生的陽春交流大學，踏上學生自治的旅途。

教職員生的人心詭譎、會內潛藏的性平風暴、校外蠢動的政治勢力……

這趟學生會之行註定不會一帆風順。

作者自序-看不見的深層運作

七年前，我仍是一位不熟世事的學生，對這裡的環境認識不多，完全不知可以以一個學生身分參與校務。因著加入並參與學生會運作後，在過程中打開了全新視覺，認識到學校的運作何止表面，更有深層不可告人的秘密存在。為何不可告人呢？答案很簡單-背後的事不會輕易讓人知道，這是學校運作的現實，不是謊言。

我在學生自治參與的過程，不時便會聽到「某處室壓事情」的風聲，回想這段話讓我回憶校方對學生的壓制行為，導致學生只好永遠沉寂不為自己發聲。這個過程很不好受，我選擇了默默承受這股無形的壓力。當然這是冰山一角，另一個大家看不到的深層運作-各路神鬼不時會大舉滲透本應具有中立形象的學校。這些神鬼到關鍵時刻，就會不擇手段進入校園，他們不是為了學校未來更好的發展，而是讓學校淪為自己的附屬。

我不是第一個得知這個議題的人，過去只是在圈子內空穴來風的風聲或者交頭接耳間聽聽說說而已。但在數年前賴彥丞先生出版的《黨校化危機》乙書，詳細說明各路神鬼手段與方法，打破了過去「聽聽說說」的階段，讓風聲不再是風聲，而是不為人知的正式浮上水面，成為大家討論的議題。同時也說出我過去在學生會時期未能說出來的心聲，因此啟發了我提筆撰寫此書。

最後，撰寫這本書，期待各方能透過劇情內容更認識當今校園面臨的困境與外界挑戰，同時也能認識學生會在面臨挑戰時的應對與角色。僅以本書致敬所有大專校院堅守學生自治參與者。

寫於乙巳年春夏之交

推薦序-學生自治的現實往往 遠比小說更加奇幻

賴彥丞 / 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會中央總會學生代表兼
交通分會學生議員

「真相比小說更加荒誕，因為虛構是在一定邏輯下進行的，而現實往往毫無邏輯可言。」——美國知名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有此言。

這或許是台灣第一本以學生會內部人心為主題的小說，不只有平日的會務運作與師生互動，更包含人性的正邪對抗、大老文化、權力鬥爭、政黨滲透、性平事件等等，劇情靈感部分取材於真實事件，虛實交錯，在明顯意有所指的虛構校名「國立陽春交流大學」的學生會裡，有人挺身而出、有人搖擺不定、有人甘當側翼、有人觸犯性平……等等，而校外的政治力諸如虛構但頗具影射性的朝野各黨政治人物、帶有特定政治色彩的學生團體「民主學生聯合會」也蠢蠢欲動地意圖介入校務治理與學生自治，使得校園面臨「大學『黨校化』」、「學生會『側翼化』」的潛在危機。

這也總讓我「想起」在真實世界裡，光是在 2024 年，我校陽明交大就先後經歷了校長林奇宏為個人的「二二八是政治提款機」失言而公開致歉、激進學生議員在同志大遊行的學生會隊伍裡舉出仇恨政治的標語而犯眾怒並狼狽辭職、學生會接連爆出內部重大的性平醜聞而登上媒體版面（比如 2024 年 12 月 11 日當天，縱使一整個早上學校爆出學生會偷拍案的 metoo 事件，下午登場的校務會議仍順利以壓倒性得票率選出未來的校歌《同行致遠》）等一系列驚天動地的校園大事，只有親歷見證過才不免感嘆現實往往遠比小說更加奇幻啊！

事實上，自 2016 至 2025 這十年來，高等教育諸如 2018 年台大校長遴選、2025 年清大捐款疑雲、政治人物的學位論文抄襲案等均飽受校外政治力的無理滲透與介入，小說中的「政治干預校園」情節，其實恰好反映當下這個時代的高教深層危機。

我始終支持學生會「合理地」推動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也不必事事都保持中立，但是在學生自治圈，很遺憾地看到少部分人士「假借促進學生公共多元參與之名而行把持學生會淪為特定黨派傳聲筒之實」的爭議行為，也在會內外掀起「黨會體制」（學生會版「黨國體制」）、「一黨學生自治」（學生會版「一黨專政」）、「黨校化」（此三項名詞解釋詳見拙作書籍《歷史的先聲與反諷》第 135-137 頁）的質疑及非議，「幾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之舉，更讓那些真心推動學生關注時事而無過分政治野心的許多學生自治同儕也遭波及而卻往往敢怒不敢言。

有句台灣本土語言的知名俗諺說：「細漢偷挽匏，大漢偷牽牛。」比起政治圈的公職人物，學生會長的權力或許很小，但是如果他們連在學生會都如此「黨、（學生）會不分」，那要是有一天給他們掌握國家權力難道不會「黨、國不分」嗎？這樣的人要是不自知收斂與拿捏分際而後投身於政壇，對於國家、人民和其所屬政黨都是一種大災難！今天他們在大學背叛全校一萬人，明天他們在政府就會背叛全台兩千多萬人！

大學自主與學生自治都需要被捍衛，驀然回首，總感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該跑的路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護了。」不論是小說還是史實，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縱橫其中，往往令人回味無窮。

寫於 2025 年 4 月 12 日「交大日」

目錄

作者自序-看不見的深層運作.....	II
推薦序-學生自治的現實往往遠比小說更加奇幻.....	III
【前序】	1
那一年，我還沒聽過「陽春交流大學」	2
第 1 章：雙會之爭	7
【第一幕：盤算計謀】	8
【第二幕：抉擇之路】	10
【第三幕：暗影突襲】	14
【第四幕：妥協典範】	18
【第五幕：風波未止】	21
第 2 章：自主抉擇	25
【第一幕：密室協商】	26
【第二幕：風聲洩漏】	28
【第三幕：閉門羹封殺】	32
【第四幕：碰壁收場】	38

第 3 章：全面封殺	42
【第一幕：性 Lie 學聯】	43
【第二幕：沉默圍城】	50
【第三幕：信任止步】	52
【第四幕：失敗的公關】	57
第 4 章：國會風暴	63
【第一幕：五法風暴】	64
【第二幕：台北前哨戰】	68
【第三幕：攻克大老】	73
【第四幕：選舉驚雲】	76
【第五幕：大老的反抗】	81
第 5 章：校園黨部	86
【第一幕：單色彩虹】	87
【第二幕：議場激辯】	92
【第三幕——不沉行動】	96
【第四幕——狼狽殘局】	108
【第五幕——攻防再起】	117

【過渡篇】	122
【過渡篇：覺青禍校至渣男之亂】	123
第 6 章：沉默暗影	129
【第一幕：新秀現身】	130
【第二幕：密室的狼爪】	139
【第三幕：沉默勝選】	146
【第四幕：暗影竊錄】	155
第 7 章：滅聲反抗	163
【第一幕：示警滅聲】	164
【第二幕：支吾閃避】	168
【第三幕：暗影追蹤】	177
【第四幕：維權反擊】	182
第 8 章：性平惡夢	187
【第一幕：放風計劃】	188
【第二幕：冷與熱的應對】	192
【第三幕：義勇軍來襲】	199
【第四幕：亂局加劇】	207

第 9 章：未竟之路	215
【第一幕：保密防諜失能】	216
【第二幕：身心報恙】	234
【第三幕：罷免救兵】	246
【第四幕：暫別校園】	274
【第五幕：一封信的交付】	299
第 10 章：清算反賊	306
【第一幕：團結集會】	307
【第二幕：良心惡夢】	326
【第三幕：震撼式聲討】	331
【第四幕：校園大震盪】	389
【第五幕：曙光再現】	408
【第六幕：見證者之路】	435
結語	446
【結語（一）軍中備忘】	447
【結語（二）登出前的備忘】	449

【前序】



警語

本書劇情取材自校園真實事件，並經虛構改編。內容中所描繪的學生行為可能涉及違法情事，部分情節包含性騷擾、刑事犯罪、精神壓力與心理疾病，可能引發部分讀者不適，相關描述旨在呈現制度脆弱性與權力壓迫所造成的創傷。

若您或身邊的人正面臨困境，請勇敢尋求協助。

求助資源

性騷擾／性侵害防治諮詢：113 保護專線（全年無休）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資訊：<https://www.gender.edu.tw>

心理諮商專線：1995 生命線 | 1980 張老師 | 1925 安心專線

校園霸凌通報：1953 反霸凌專線

刑事犯罪報案：110 警政署報案專線

緊急醫療協助：119 消防署救護專線

法律諮詢輔助：412-8518（手機請加區碼 02）

那一年，我還沒聽過「陽春交流大學」

9月的風城午後，烈日無情地照在剛鋪好的柏油路上，我拎著兩個行李袋，站在校門口那面寫著「國立交流大學」的校門前，心裡冒出一股奇異的感覺不是興奮，也不是緊張，而是一種無聲的預感：有些東西，從今天開始會改變。

我是林彥辰，光電系碩士班學生，來自一個台中基層家庭。學士班時期我在曾是「中台灣第一學府」的國立台興大學電機系就讀，那是一所歷史悠久，也充滿某種自由氣息的學校。我曾在那裡擔任學生議會副秘書長，參與過幾場學權討論，也試圖在制度與熱血之間尋找平衡。考研究所時之所以選擇交流大學，一方面是因為這裡的研究資源與業界接軌，另一方面……也只是因為沒別的地方可去。人生的路線圖，從來沒給我太多選擇。

很多人不知道，我其實曾活躍於學生運動。那些年我也曾在凱道舉標語、在立院前夜宿，痛恨這個體制的黑箱與傲慢。我以為自己站在歷史的正確那一邊，也曾相信，只要夠堅持，社會總會往更開放、更進步的方向走。

到了碩班，我卻逐漸退下前線。不是因為信念不再，而是那股曾讓我熱血沸騰的「正義感」，開始變得模糊。特別是在全台「第一學府」國立寶島大學校長遴選案之後，看著那些原本高舉校園民主大旗的學生組織，忽然之間合理化政治介入校園、侵犯大學自治的行為，我彷彿被敲醒我開始思考：難道「正義」只能有一種版本？難道校園真的只能容納一種聲音？那些曾讓我義無反顧站上街頭的力量，是否也可能成為新的壓力機器？

那是一個緩慢卻深刻的轉折，讓我從憤怒的對抗者，變成一個渴望更多聲音共存的觀察者。

那時候的交流大學還保有濃濃的理工氣息。各院系像自成王國，各自忙著論文、專案與比賽，學生活動少之又少，社團海報貼得零星，操場總是靜悄悄。學生會選舉幾乎無人關心，學權議題更是稀薄。頂多有人在 PTT 系版匿名貼幾句批評系主任的文，但隔天就被刪得乾乾淨淨。

那段時間，我對政治逐漸冷感，對學生自治更是敬而遠之。每天往返研究室與租屋處，日子像一條線，一筆一筆地拉過，不帶情緒。頂多在系上認識幾個學長姐，問問實驗怎麼跑、報告怎麼寫，對外界的事不再有太多關心。真正讓我重新感覺到什麼叫「變化」，是從一年之後開始，那時交流大學與陽春大學，兩校合併了，這刺激了我參與學生自治的渴望。

今天，2021 年 2 月起，新校名叫「國立陽春交流大學」，一個連我們自己都不習慣唸出口的名字。從兩邊的行政合併，到學生活動開始強調「合校共融」，一切都變得奇怪起來。台北那邊的學生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某些人熱衷參與帶有特定黨派色彩的全國性學生組織，而我們這邊則總是一臉茫然：有些與學生身分本身無關的政治活動，為何要用學生會的名義表態？

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錯位感中，我隱約察覺到一種力量在召喚我。那是一種與其說是情感，不如說是責任的東西一種「不能再袖手旁觀」的意識。我開始思考，如果我們繼續冷眼旁觀，那個新誕生的學校，會不會就此失去了成為更好學府的可能？

也許，只有我們親手參與，親眼見證，這所學校才有機會擁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未來。

真正讓我踏出第一步的，是一場看似不起眼，卻引發巨大反彈的學生提案。

那天我原本只是坐在教室後方聽朋友報告，沒想到討論到「社團自治」議題時，一名來自台北校區的學生代表突然起身，抨擊現行社團審核制度過於僵化、干涉過深，像個鳥籠，讓學生根本無法自由辦活動。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來自醫學背景的學生能講得那麼犀利，而且在場的學生居然紛紛點頭。

我被那股清晰且堅定的語氣震懾了，也想起自己在台興大學時推過的社團自治提案。那一刻，我舉手發言，提出修訂章則、放寬社團申請限制，甚至草擬了一份簡略對案。沒想到這一提，卻惹怒了一位出席的學務處長官。他語帶嘲諷地說：「你們這些學生懂什麼？社團一放鬆，整個校園就變亂七八糟，難道你們想把大學變成夜市嗎？」

全場一片靜默，接著是爆發性的怒火。台北與新竹兩邊的學生代表群起撻伐，直指這種發言完全否定學生的自治能力。連原本沉默的老師也皺起眉頭。一位來自牙醫系的學生更是拍桌抗議：「你可以不同意我們的主張，但不能羞辱我們的思考。」

這場爭議迅速延燒到學生論壇與媒體社群，壓力如雪崩般湧向校方。三天後，學務長親自出面道歉，並承諾將與學生共同研擬社團自治改革方案。

那是我第一次在陽春交流大學感受到集體發聲的力量。而那位來

自台北校區的學生代表後來我才知道他叫章彥翔，是台北分會學生議會的副議長，在會後主動走向我，對我說：「新竹分會這邊也有人願意站出來，真的很難得。我們需要這樣的人。」

我們沒有寒暄太多，但那一瞬間的眼神交流，像是一種無聲的盟約。我們來自不同的校區，有著不同的背景與訓練，但對校園自由與自治的渴望卻驚人地相似。

幾天後，他邀請我加入一場跨校區的學生自治討論會，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踏進台北校區，一群來自護理、公衛、藥學背景的學生和我們這些理工人圍坐一圈，從制度設計討論到政治現實，彼此激辯，卻也彼此理解。

我開始明白，這場合校不是單純的行政整併，它更像是一場文化與價值的磨合。而我們這一代學生，如果不參與，就只能被迫接受。

可我不知道，當時悄悄改變的不只是學校的名稱。我們以為正在建立的是一所嶄新的大學，一個屬於我們這一代的高教場域，卻沒有人意識到，有些看不見的手也悄悄伸進來了。他們不是為了教育，而是為了影響與掌控；不是想與學生對話，而是想讓學生沉默。

從會議桌邊的耳語，到社群裡不自然的言論風向；從某些特定學生團體突如其來地邀約加入，到意見不同者被貼上標籤那股熟悉的壓力感，一點一滴滲入校園。

我們還在學習如何自治，他們卻早已在準備如何接管。

黑暗即將到來，只是那時的我，還不知道那片陰影的輪廓有多巨大。那不是一場風暴，那是一場緩慢侵蝕的沉默政變。而我，將會被迫做出選擇。

林彥辰

寫於國立陽春交流大學 合校首日

第 1 章：雙會之爭



第 1 章：雙會之爭

【第一幕：盤算計謀】

2024 年初某冬日晚上，台北校區學生活動中心外的走廊飄來刺骨的寒風，就讀光電系碩士班的林彥辰背著電腦包，神情嚴肅地站在門外觀察。剛當選不久的他，仍對這場學生會中央總會的學生代表大會格局感到陌生。他的心跳有些急促，不是因為緊張，而是因為他知道，這將是一場硬仗。他不是個喜歡舞臺中央的人，但這場爭論讓他不得不走上前線。

台北與新竹兩方代表分列走廊兩側，彼此對立、互不交談，交頭接耳的低語聲不絕於耳，氣氛異常緊張。有人在傳閱一份由民學聯提供的倡議文件，有人則在群組裡轉發立委的聲援訊息。甚至還有人私下傳閱一張早已設計好的「表決結果預測表」，上面用紅筆圈起「壓倒性通過」。每個角落，都充斥著政治的影子。

「欸，那個新竹的，就是林彥辰。」台北代表中有人低聲說。

「他不是那個寫《黨校》那本書的嗎？反對政黨滲透，寫得好狠啊。」另一人回應，語氣中帶著譏諷。「而且《黨校》幾乎都在罵那個民主學生聯合會（2019 年成立，簡稱「民學聯」，英文全名 Democratic Student Union、簡稱 DSU）根本是執政黨的側翼，今天是想讓我們認識他的理念？」

林彥辰聽見，只是淡淡一笑。他早已習慣這種耳語，這樣的目光。他知道自己被標籤、被攻擊，甚至被監視。但他從不曾退縮。他明白，今天的議題將決定學生會是否與這個簡稱「民學聯」的社團法人民主學生聯合會結盟，也意味著校園是否正式向某黨靠攏。

更重要的是，這不只是一場投票，而是一道分水嶺關於學生自治究竟是獨立自決，還是政治代理。

不遠處，新竹的黃柏翔與吳紹凱正小聲爭辯著：「你真的不覺得這種東西已經是預謀好的嗎？我們只是來陪公子來練劍法的。」

「可是我們不參加，就等於自己把話語權拱手讓人。」吳紹凱聲音低卻堅決。「如果你不在場，就沒有機會發聲。」他話音未落，又補上一句：「就算是陪練，也要留下痕跡。」

另一邊，台北代表何士瑋與鍾惠婷正快步走向會場邊角，手裡還拿著列印好的表決口號與民學聯提供的「參與指南」，嘴角甚至帶著淡淡的笑意。

「他們那群新竹人太小心翼翼了，還在談什麼程序。眼下就是要佔領舞台，不然未來誰還聽學生的聲音？」鍾惠婷語氣不屑，「現在不搶，之後就是被搶。」

氣氛緊繃如弦，彼此視線交錯間，充滿了政治攻防與不信任。每個人都知道這不只是單一決議，而是一場象徵未來學生自治走向的對決。一個選錯邊，可能就是從此被邊緣化。甚至有人已經私下在算票，有人正計劃散會後立刻向媒體發布新聞稿，為的就是搶下話語權的第一秒鐘。

而在場內預備開會的總會長羅建宇，也是來自牙醫系的學生會「大老」，此刻正一臉疲憊地坐在主席桌前翻閱議程。他一邊皺著眉頭，一邊看著手機上的訊息來自兩方代表和民主學生聯合會的催促與施壓已經塞爆訊息欄。他心頭一陣煩悶，甚至有種想關機的衝動。他知道，這場會議的每一個細節，稍有不慎，便可能

成為攻擊他的藉口。

「明明只是學生會，怎麼搞得跟國會一樣……」他喃喃低語，眼神掃過走廊外逐漸聚攏的人潮。他心裡明白，眼前這場爭議早已不只是學生內部的意見分歧，而是一場更大的政治角力。更何況，他知道自己並非無辜。他記得自己當初在民學聯草創初期，也曾站在類似的立場，如今卻站在台上，要扮演一個「公正」的主持人。

他記得自己當初參選總會長時，只是希望能讓這個架構多一點效率與溝通，沒想到竟一步步走到今天這種局面。被拉進漩渦，也難以脫身。他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中立協調者，但有時連他自己也無法說服內心。

「我是來當協調者，不是仲裁者。」他低聲補了一句，但連他自己都開始懷疑，這樣的自我定位，在現實的夾縫中，還能維持多久。又或者，他從來不是協調者，而是早已被選定的那一方只不過，自己沒來得及承認。

【第二幕：抉擇之路】

總會長羅建宇敲下木槌，會議正式開始。他掃視全場，眼神中多了幾分壓抑不住的沉重。「今日討論主題為是否以總會名義，加入民主學生聯合會。」他的聲音一如往常地穩定，但內心卻隱隱擔憂，這場辯論，可能遠比預期更難收拾。這不再只是一次學生議案表決，而是牽動組織認同、政治立場、甚至學生自治未來形貌的巨大試煉。

「我們應該展現團結一致的民主意志！」台北代表鄭允中起身發

言，眼神炯炯有神，語調鏗鏘有力。「新一代學生運動不該怯於表態，更不該自我設限！如果我們不站出來支持進步陣線，未來學生將會被孤立、被邊緣！」他舉出過去數場全國性議題中，民學聯的能見度與資源動員，暗示不加入將失去與時代接軌的機會。

「新竹分會尚未完成內部諮詢程序，貿然代表全校加入，是僭越！」林彥辰立即起身，語氣冷靜卻字字有力。「民主的前提是程序，而不是用聲量壓制異議。我們的共識不是透過表決強壓出來的，而是靠充分的對話與理解築成的。」

他掃視四周，「今天你們可以靠票數贏過我們，但明天當學生自治真正被政治滲透、變成附庸組織時，誰還會記得我們曾有過選擇？難道我們要成為民主口號下的傀儡？以自治之名，行輸誠之實？」他的語調逐漸提升，顯得異常堅決。

「我不反對聯合，但我們至少要清楚，是誰主導這個聯合、要聯合來做什麼。民主學生聯合會在統獨、核四、公投綁大選等有許多與學生身分本身無關且長期偏向特定黨派的政治表態，已被學生自治圈內不少人視為某黨的青年側翼，他們口中的『進步』與『民主』，往往只限於同溫層的定義。他們只會邀請立場一致的御用講師，拒絕真正多元的對話，那不是聯合，而是包裝過的壟斷，是偽裝下的操控。」他話音未落，場內已有人面露不悅，也有人默默點頭。

「程序也不能成為拖延變革的藉口！」藥學系代表鍾惠婷拍桌站起，語氣中帶著不耐與憤怒。「我們已經等了半年，每次提案都說要諮詢、要統整意見，但到最後什麼都沒做，難道這樣才叫民主？拖下去只會讓我們永遠都踏不出第一步！」她舉出過去幾次

因為程序拖延，導致學生權益案件被學校冷處理的例子，引發台北代表區一片掌聲。

「可若程序都不完整，這樣的決策還有正當性嗎？」新竹的簡士凱也站起來，語調略帶憤怒。「我們不是反對行動，而是堅持在參與之前，必須讓每個學生真正理解他們將面對的是什麼。」他強調，過去民學聯的行動多次發生「代表一言堂」，學生基層根本沒有參與感。

「問題是你們從來不願啟動討論，總說要觀察、要再諮詢，到最後永遠停滯不前！」分醫系的邱庭綸也加入戰局，雙手交叉抱胸。「我們不是沒等，我們是已經等不下去了。如果每一次進步都要等到全員無異議，那我們永遠都會被保守的人綁住手腳，甚至什麼事都做不了。」

「那是因為我們想聽見每個人的聲音，而不是直接接收你們擬好的決議文。」吳紹凱語氣激昂，眼神掃過台北代表席，「我們不是要唱反調，而是不想在沒經過充分討論前，就被貼上標籤、套上枷鎖。」他深吸一口氣，又道：「你們說要團結，那團結是不是應該建立在共識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紙你們早就預設好的決議上？」他聲音高亢，情緒激昂，讓不少尚未發言的代表感受到其擔憂的深度。

「我們不是害怕民學聯，而是害怕你們假借聯盟之名，實則行政治滲透之實，侵害學生會的自主性與多元性。你們說這是學生運動，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場提前設計好的佈局，一場政治表態向特定黨派靠攏。」他語速漸快，語氣越發激憤，引來不少新竹代表的點頭認同與附和聲。

發言台上言語交鋒此起彼落，現場情緒逐漸失控。有人開始高聲反駁對方發言內容，有人敲桌抗議，甚至有兩名代表短暫起身互相指責，場內聲浪高漲、情緒沸騰。一些人乾脆開始在社群群組中即時發布現場戰況，連媒體記者都開始關注場內騷動。

「各位代表，請遵守議場秩序！」羅建宇連按三次鈴聲，聲音顫抖中透出不安與無奈。

但鈴聲如石沉大海，混亂未止，反而有代表轉向質疑主持程序不公：「為什麼不直接裁決？」「你是不是早有立場？」甚至有人大聲喊出：「這樣下去我們根本不需要中央總會了！」

「這樣吵下去只會兩敗俱傷！」羅建宇終於重重敲下木槌，語調轉為強硬、幾近憤怒：「會議暫時休會十五分鐘，請台北與新竹兩分會代表，隨我到場外協商。」他的語氣帶著前所未見的壓力，額角已有汗水滲出。

代表席上瞬間鴉雀無聲，氣氛冷凝。有人低頭不語，有人仍忿忿不平。這場會議，正在滑向一個無人能預測的方向甚至連羅建宇也不再確定，自己是否還能掌握它的節奏。

【第三幕：暗影突襲】

在羅建宇宣布休會後，台北與新竹代表陸續步出會場，聚集到會議廳側廊的一處長椅旁。整面落地窗外是濛濛冬霧，走廊內則瀰漫著沉重的氣氛。有人低聲私語，有人緊盯著手機刷最新社群貼文，彷彿這場協商不只是面對彼此，更是面對外界無形的監督。

總會長羅建宇率先開口，語氣嚴肅：「我知道雙方都有立場，但這樣下去，整場總會就會變成政治宣傳戰。能不能冷靜談一談？我們要回到制度的本質。」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絲疲憊，卻也流露出作為主持者的最後努力。

「我們不是要鬧場，是希望總會能有作為。」台北分會副會長張瑜珊語氣堅定，「民學聯已經成為全國性的學生合作平台，不加入就等於自我邊緣化。我們不能坐視錯失這個連結外界的契機。」

簡士凱皺眉反駁：「那個平台早就染色了。我們新竹學生議會才剛開完會，多數人希望觀察再決定。你們硬要拉著我們一起走，這不是合作，是挾持。而且像我們家鄰居同為理工名校的清水大學、全台「第一學府」寶島大學，到現在亦無加入民學聯，也沒有所謂的邊緣化或被孤立，所以拿什麼不加入民學聯就會怎樣根本是無理的莫名恐嚇與情緒勒索嘛！」

「代表性可以分層處理。」林彥辰這時開口，聲音平穩卻帶著壓力下的銳氣，「若爭點在於是否以『總會』名義加入，為什麼不考慮讓分會各自表態？這樣既不犧牲現有的多元意見，也保住總會的制度正當性。否則，我們就淪為形式民主的背書機器。」

協商正進行時，一通電話打進張瑜珊手機，她眉頭一皺，轉身低

聲應答。電話那頭傳來一把年輕而自信的男聲：「張副會長，我們這邊已經安排好記者，新聞稿也準備好了，就等你們會議結束的訊號。今天這一戰，我們一定要讓民學聯的旗幟插上陽春交流。」

她沉默片刻，只簡短應了句：「我知道了。」轉回現場，她刻意與林彥辰錯開視線，臉上的神情微妙，彷彿背後有某種無法對外言說的壓力。

「怎麼了？」羅建宇察覺異狀，語氣也多了一絲銳利。

張瑜珊低聲說：「民主學生聯合會的中區理事兼聯手大學學生會副會長的呂隆基剛剛來電，說他們已經準備在會後發新聞稿，宣布『陽春交流大學加入民學聯』，並已與幾家媒體接洽……」

「他們這是預設立場，把我們當成政治工具！」簡士凱怒道，語氣中不再是單純的不滿，而是受辱的憤怒。

羅建宇臉色沉下，緊盯遠方窗外的霧色。他沉思片刻，走向走廊盡頭，從口袋取出手機，撥出一通看似早已熟記於心的號碼。

「呂隆基，是我，建宇。」他的語氣瞬間轉為老練而冷靜，彷彿從總會長一秒變成民學聯的元老。「我知道你們已經準備好稿子，媒體也等著放訊息。但現在，不是推動的時機。」

電話那頭一時沉默，接著傳來對方略顯遲疑的聲音：「你說這話……不是已經通過內部協調了嗎？他們會說我們示弱。」

「他們要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強推，反而會讓這場會議失去正當性，甚至傷到我們自己在學生社群的基礎信任。」

羅建宇語速加快，聲音低沉卻有壓迫力，「我身為總會長，不能再睜眼閉眼。你們暫緩發布，我會處理議程結論，保住我們的空間。」

另一頭的呂隆基終於開口：「……好，我相信你。但我們不會等太久。」

羅建宇低聲回應：「只需要一個晚上。」

掛斷電話後，他轉身回到走廊中央，臉上的表情已恢復平靜，彷彿那段交涉從未發生。但內心的拉鋸，卻比任何一次協調還要激烈。

「這就是我說的，中央總會不能被外力牽著走。我們不能讓這場會議的意義，淪為別人的標語素材。」

林彥辰陷入短暫沉思。他腦中閃過過去在台北校區參加論壇時，所見識過的民學聯成員發言。他們說的是參與、連結、進步，但話語總是直線往某個方向流動。他曾以為那只是風格，但如今才明白，那是一種設計好的策略壟斷式的進步話術，包裹著帶有特定政黨色彩的組織意志。

「越是這樣，我們越不能讓總會成為橡皮圖章。」他終於開口，語氣冷靜卻堅定，「我的提案，現在或許是唯一出路，也是守住我們原則的最低底線。」

張瑜珊沉吟片刻，回望台北代表席的方向，眼神與鄭允中短暫交會，後者略微頷首。

「我們原則是要參與，但如果台北分會單獨名義能解決眼前僵局，

我們願意先這樣處理。」

「但你們要保證，不會以總會的名義另行操作。」簡士凱補上一句，語氣冷峻。「我們不是質疑你們的誠意，是質疑你們後面的影子。」

「這樣的妥協不會讓你們看起來軟弱嗎？」江彥豪小聲嘀咕，語氣帶著些許不甘與懷疑。

「我們不是怕輸，而是不想成為被操控的棋子。」黃柏翔則冷冷回應，一字一句中都透著清醒與決絕。

林彥辰靜靜聽著，內心卻比任何時候都清楚。他明白，如果今天讓總會走向單一決策，那麼下一步就是制度形同虛設，所有學生代表的討論將被預設立場取代。他低聲自語：「我們不是為了贏而談判，而是為了不要輸掉我們的原則。」

協商雖不熱絡，卻終於拉回理性邏輯。會議廳內依舊空無一人，遠處風聲微響，彷彿替這場初步的和解輕輕伴奏。

休息結束前，林彥辰獨自坐在樓梯邊靜思。他思考再三，決定向羅建宇提出提案：「如果爭點在於『代表性』，那是否可以僅由台北分會名義加入，其他單位維持原狀？」

羅建宇一愣，隨即露出欣慰的笑容：「你這是制度內妥協的典範。我們也許不完美，但至少，還有制度這條路可以走。」

【第四幕：妥協典範】

復會後，總會長羅建宇敲下木槌，重新召集眾人就座。他望著整場代表，語氣比休會前更堅定些許：「各位，這不是一場政見發表會，也不是誰嗓門大誰就贏的競技場。若我們連彼此的分歧都無法面對，就不配談自主，更遑論民主。」

場內短暫靜默。林彥辰緩緩起身，走到發言席上，神情平靜卻目光銳利。他先掃視全場，再將手中的紙張輕輕放在講台。

「在剛才的休會協商中，我們有了一些初步共識。」他語速不快，語氣卻極具穿透力。「總會不以全體名義加入民主學生聯合會，而改由台北分會單獨參與，其餘單位則視自身情況保留。」

他頓了頓，語調更加堅定：「這不是新竹在逃避，而是讓每個校區、每個學生組織都能保有自主思考與選擇的空間。這，才是我心中真正的學生自治。自治的價值，不是建立在強制一致，而是尊重差異。」

他的話音剛落，代表席中一片靜默。原本站在對立立場的幾位代表彼此交換眼神，有人低頭翻閱議程，有人悄悄記下提案內容。原本躁動的氣氛漸漸冷卻，轉為沉思與審慎。

「這樣至少不會讓全校被綁架。」張郁萱小聲對簡士凱說，語氣中帶著一絲如釋重負。簡士凱沒有說話，只是輕輕點了點頭，眉宇間仍有一絲警惕。

投票過程比預期安靜許多，甚至帶有些許莊嚴感。在表決後，多數贊成，學生會總會的第 1032 號決議正式通過：

「依據 113 年元月 11 日新竹分會學生議會第五次常所通過之決議，對於『合校前個別分會既有加入之外部組織，於合校後是否應由學生代表大會重新就學生會名義進行確認』一案，經協商調處後如下決議：

一、總會為尊重分會自主權，將不以全校名義加入社團法人民主學生聯合會。

二、由本會台北分會單獨參與民主學生聯合會；其餘各分會得依其內部程序與意願自行決定是否參與。

三、台北分會於對外代表參與民主學生聯合會時，應明確標示『國立陽春交流大學學生會台北分會』（原國立陽春大學學生會），其校名應為『國立陽春交流大學台北校區』（原國立陽春大學），不得混淆全校性代表性。

四、台北分會若於對外文件、活動或媒體呈現中出現『交』『流』『交流』或可能誤導為總會或其他分會共同參與之簡稱或意旨文字，須加註『本案不代表本會新竹分會立場』等足資識別之說明。

五、如未依本決議辦理，任何會員得就該事項向總會或台北分會提請更正。」

林彥辰看著電子螢幕上顯示的表決結果，心中五味雜陳。他知道，這不完美，但在當前現實下，或許是最不壞的選擇。他望向會場四周，那些因表決而沉默下來的臉孔、還未冷卻的對峙氣息與議

場四角仍未散去的張貼文宣，都讓他感受到一股未竟的緊張。

制度與權宜的影子悄然落下，也點燃了他心中那尚未熄滅的理想火光。不是勝利者的榮耀，而是防線未崩的勉力守護。他忽然想到一句在學權簡報上看過的話「有時妥協不是結束，而是讓信念得以留存。」

在這場兩會對峙中，他更清楚看見台北分會與新竹分會在政治取向與組織文化上的深層分歧。有人急於借助外力壯大聲量，有人堅守程序與自治的邊界。而自己，竟也在夾縫中找到了一道可能讓彼此停火的細縫。

這一刻，他既像議場上的提案人，也像在波濤中拋出一塊浮板的守望者。也許，這就是踏出維護校園自主的第一步。

然而林彥辰心裡也明白，這場風波並未真正結束。隨著總會決議塵埃落定，民學聯與其背後的民主黨(全名「民主前進黨」，英文全名 Democratic Forward Party、簡稱 DFP)勢力恐怕不會就此罷手。輿論的浪潮、政治的聯繫、甚至未來校內某些資源的調配，都可能成為新的戰場。彥辰曾參加過由民主黨青年部於該黨中央黨部大樓舉行的政治課講座，當中課程簡報竟公然把「學生會」跟黨員、樁腳同列為己方陣營的「線下組織」，事情後來於 2025 年 2 月 12 日曝光後引發政壇與學生自治圈的一片譁然，在野黨痛批「身為執政黨竟公然踐踏學生自治」。

「我們不加入，他們就會設法繞過我們。」簡士凱曾在場外低聲警告，如今正逐漸成為現實。他的話像一道預言，籠罩在即將離場的代表心頭。

新竹分會，雖暫時維持了距離與自主，但接下來，恐怕將面對更隱晦、更具策略性的接觸與拉攏。他們可能會先從社團、從小型計畫、從講座合作入手，逐步收編學生參與網絡。來自民學聯的新一波招手，將是挑戰，也是考驗。

林彥辰走出會場，寒風撲面，他抬頭望向濛濛冬空，深吸一口氣。街道上人群稀落，議場後方的廣告布條仍在風中微微擺動。他知道，真正的對決，才正要開始。

【第五幕：風波未止】

總會決議通過後兩日，民學聯召開緊急內部會議，民學聯的會址位於台北的北平東路，恰好在當今執政的民主黨中央黨部旁邊。出席者包含多位理事與區域召集人，會議室門關得死緊，窗簾拉上，桌上擺著草擬中的陽春交流校務新聞策略文稿與社群圖卡草案。

周曜銘坐在桌首，神情不善：「我不懂，為什麼我們每次只要一碰到新竹分會，就總是出問題？這不是第一次了。從交流大學時期開始，他們學生會就始終不肯加入任何跨校合作，這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他們那邊，是有什麼歷史包袱嗎？」

另一名年輕的秘書回應：「據我們調查，新竹那邊的學運傳統確實比較理性導向，強調程序與自治。相對缺乏台北這邊強烈的價值動員與政治投入的文化。也因此對任何外部政治表態都持較謹慎的態度，尤其是我們。」

「那我們要讓這種保守態度繼續主導整場校園政治嗎？」呂隆基冷笑，語調加重，「現在他們竟然還把自己包裝成什麼民主防線的代表，我看是反改革的障礙！每次聯盟要往前走，就被這群人卡住，我們還要配合他們『理性諮詢』的步調？」

有人提議：「我們要不要直接點名他們，或者找幾個新竹校友聯名批評他們這次的不合作行為？」

「不行，現在點名他們會讓我們顯得氣急敗壞。」一位女理事冷靜地說，「但可以放一些輿論壓力，引導輿情方向。比如質疑他們是不是跟國家黨(全名「中華國家黨」，英文全名 Kuochiatang、簡稱 KCT)那邊有關係，或是散播內部分裂的氛圍……甚至從性平政策角度切入，批他們不支持跨校合作性平行動。」

「我們的媒體朋友已經準備好了，粉專這兩天就可以開始發訊息。」

與此同時，新竹分會內部正在面對一場突如其來的網路風暴。

社群平台上，接連出現匿名帳號轉發關於林彥辰過去社團活動的負面截圖，甚至將他曾質疑民主黨派系文章的段落斷章取義，形塑為「中共同路人」、「自以為是的清流」、「只敢嘴不敢做的邊緣人」等標籤。

「這些帳號根本不是學生，他們連校內活動都分不清，還能轉十幾篇一樣的內容。這就是典型的洗版。」簡士凱氣得直拍桌。

傅語嫻則冷靜地說：「我查了一下，有些帳號是去年四月才創的，而且留言語氣幾乎一模一樣。連有些 IP 位置都在台北市中正區。」

我們很可能面對的是系統性操作。」

江彥豪也加入：「我們要不要開記者會，澄清我們新竹分會並未反對合作，而是反對不透明與政治操弄？」

「這種時候澄清，等於對他們起舞。」林彥辰搖頭，「我們要做的不是被動回應，而是加強內部團結，讓學生自己來判斷。我們辦自己的活動、開放對話，讓選擇的空間自然說服人。只要我們不動搖，他們的標籤就貼不牢。」

他語氣一轉，語調更加堅定地補充：「而且我已經保留所有截圖與相關留言紀錄，一旦這些抹黑繼續升高，我會直接提告誹謗，報請檢警機關調查發文來源，讓這些背後操作網軍的人無路可逃。我們不怕辯論，但絕不容忍有組織的攻擊。」

「這樣才對！」吳紹凱馬上回應，臉上寫滿支持，「我們不是軟土，不能讓人覺得可以隨便踐踏。」

傅語嫻也點頭：「我可以幫忙彙整資料，從 IP 紀錄、留言時段、帳號交叉評論行為等分析，組成一份基本的網路攻擊報告。只要有人敢動手，就該準備面對後果。」

「我們不會主動開戰，但絕不退縮。」簡士凱補上一句，語氣沉穩卻堅決，「這是原則問題，也是我們作為學生代表最後的防線。」

他語氣平靜，但手卻緊握成拳。他很清楚，從這一刻起，新竹不只是學生會，更成為了一面鏡子照出一個不願被同化的選擇。

他低聲說：「如果這些攻擊是測試，那我們就用耐心與透明，撐

過這場壓力測試。現在是比誰能撐得久。」

而遠在台北的羅建宇，看著民學聯內部群組不斷更新的訊息，只能沉默。他知道，那些質疑與動員，終究會再度逼近他。身為總會長，也身為民學聯元老的他，這場雙重身分的戰爭，才剛開始。

他望著螢幕，指尖不自覺敲著桌面，腦海浮現出一句話：「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學生運動嗎？」他曾深信民學聯代表的是連結、對話與行動的可能性，但現在，他卻看見了一條漸漸變得狹隘、甚至排他的路線。

「我是不是早就知道這會發生？只是不願承認？」他苦笑，目光落在手機上那條剛送出的訊息：「暫緩發布」。這不只是對策略的調整，更像是在替他自己爭取一點喘息。

他想起與呂隆基的對話，對方語氣裡的不耐與懷疑歷歷在耳。他也清楚，自己在民學聯內部正失去話語權，成為「過時的中間派」，連曾經的戰友也逐漸不再聽他的。

「民學聯還需要我嗎？還是我早該抽身，別再兩邊為難？」他嘆了口氣，心中有個聲音不斷盤旋：「當一個主持人久了，會不會也開始模糊自己原本的立場？」

他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新竹的堅持讓他動搖，也讓他重新想起當初加入學生運動時的初衷。

「我是不是該回頭，重新審視我們這條路，還能不能說服人？」他低聲自語，眼神仍停留在群組訊息那一串閃動不止的通知燈，彷彿預告著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